

新
唐
書

三二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唐書一百六十九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寺卿待郎充集賢殿修撰奉
敕撰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朞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摠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

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宗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雍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雍代
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
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
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
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股損諸侯則
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
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
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
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
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
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
無爲豈必元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
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

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
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
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
終不怒謹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絜白名當大政未久不
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
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
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
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
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
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
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
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

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珣校
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
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珣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
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
之珣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珣方
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館彌厚吉甫罷乃拜珣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珣始承旨翰林天子
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珣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
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闢說帝憚珣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珣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宄
官珣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
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珣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圯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圯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猗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圯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圯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圯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圯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圯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圯奏禁之一以公估準

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
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垧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
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垧獎
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又過謝垧垧
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
大慙垧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
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
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垧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
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
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垧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
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垧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
錄吉甫以垧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垧太子賓客罷武等史
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垧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

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埤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埤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埤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開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

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垪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絀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敷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

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
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
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
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
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
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
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
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
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
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
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垠然人物清整是
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
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

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郿士義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粢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求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縑自代及爲右補闕縑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効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宰相裴垪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子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具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它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美寵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

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度論
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
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顥李正辭
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顥正辭
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
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
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欸曲不
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
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
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子澳字子斐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
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

告澳不荅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
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
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
其職則公歛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
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
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
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
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如何澳陳帝威
制前世無比帝搖頭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
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
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
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
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
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

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他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寢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澳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丐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丐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爲黃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縵有精識爲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第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

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官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喪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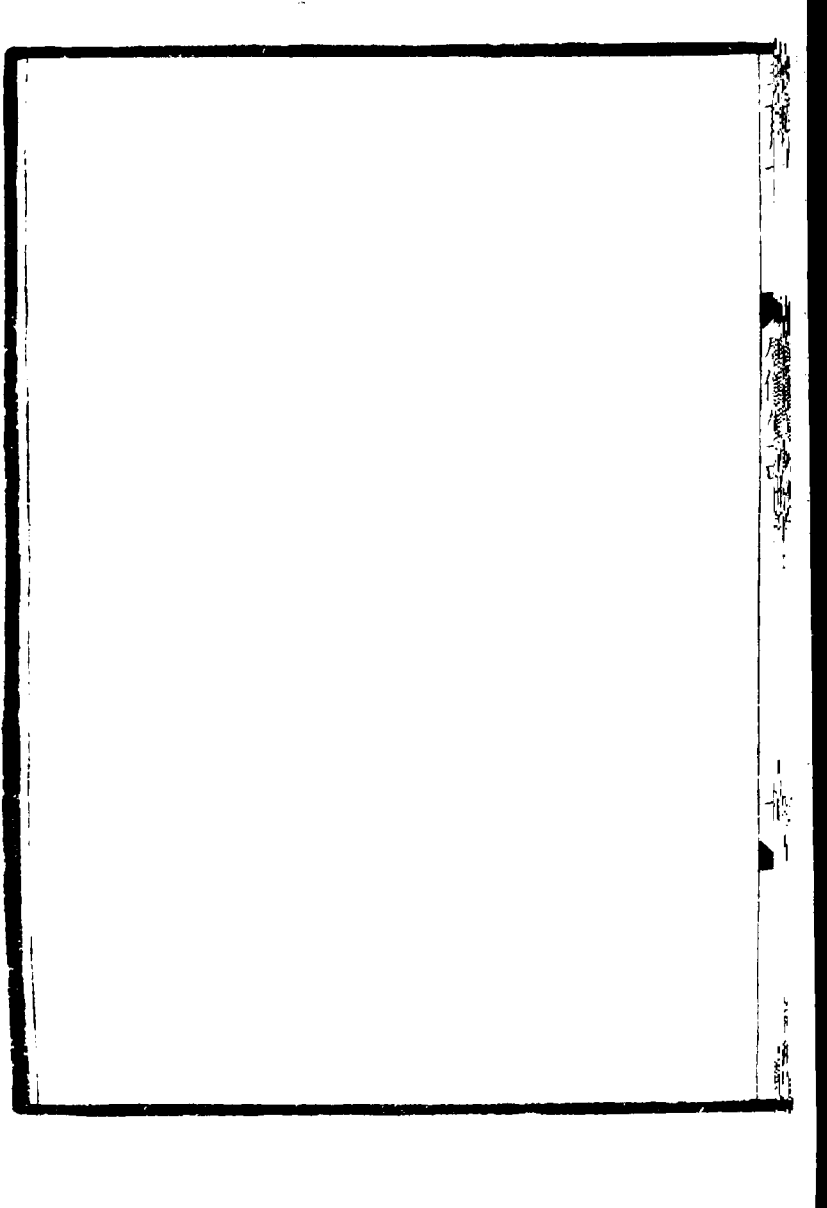
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官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

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即薦于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誓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垪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綽經國體撥衰奮王苗壤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

見疵至於忠烈蹇然則不可掩已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唐書一百七十

宋 祁 奉 敕 撰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間崇文性樸重寡言少藉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
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
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
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
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
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
逆旅已箸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
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
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丐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
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

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
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拔綠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成
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
跌光顏與宗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
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
執闢子方叔婿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欽闢走追禽之檻
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豪之犯刑
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汗者詣牙請命宗文爲條上全活之
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
鹿頭山宗文不通書厭校牘諮判以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
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都
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
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六十四贈
司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

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
上蔡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澠州拜承簡刺史治鄆城始開屯田
列防庸瀕澠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
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垓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
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
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齊反遣使責財于宋承
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齊悉兵
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爲賊确會徐州救至齊
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
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
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崇文孫
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
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寢若有導者旣發之舊志

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爲桴寘新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臯所任遺以七屬蜀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來報賊泝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刺史封南兗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信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饒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過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

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改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即薦惠登爲刺史拜愼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爲奉義軍即爲奉義節度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十萬賂官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贓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綯二百脩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爲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死乃授忠亮

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
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毫卒不任戰者可罷荅曰古於老馬
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
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楊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
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
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
檄李納剋曉大誼環上其豪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
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浼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浼欲遁去昌
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
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許諾賊攻堞壞不得脩昌裔密
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
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
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

擢沈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泐水引軍走陳求
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
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
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沈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
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
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
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
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
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
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
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
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
瓌政無狀使之希朝曰始偁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覲覲安

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

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爲團練使俾鏐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蘄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鏐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鏐鏐稱疾避之臯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旣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

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年利於市鍰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鍰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鍰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鍰能補完番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摩尼師入朝鍰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鍰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鍰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鍰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

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
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謚
曰魏鏐初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閥自高翊子弟亦藉鏐多得
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
無名書內韓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曰因小罪并以
所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
壞吏將易之鏐取壞者付舩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
收利故鏐家錢徧天下子稷歷鴻臚少卿鏐在藩稷常留京師視
勢高下輕重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
其中鏐卒奴告稷更遺占沒所獻裴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二年
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賸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貲因軍
亂殺稷納其女爲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
歲值全略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
品官使奉鏐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禱而立千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檢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潞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充鄆諸縣下之進牙前揔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表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傖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

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曜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臨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

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執必來援今廩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不敢攻俄而光弼援兵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曜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曜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

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
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
工部尚書累實封二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
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冒伏尋授京西行
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
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
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
張國誠詔昌經略員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
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疾詔
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刼盟後將士骸骨
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
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歛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
懷忠冢葬淺水厚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
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

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母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

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逾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駭帝訪其所以願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陰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監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

壠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
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廷
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
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
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
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
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
將吏相顧嚴憚說兪崇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
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
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鹵邊戶
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藂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
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
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

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醢徐以它辭請
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
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
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爲
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
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
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要欲饗士
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
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
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
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恒伐劉展署爲部將效
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爲
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

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舩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

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埧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饒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凌烟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在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溷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廷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城童奴字黃本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城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城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城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寔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

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塞內爲邊郡每虜入寇驅并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玼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玼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剗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玼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從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

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遂隕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棄不爾安得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唐書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雞田州
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
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
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
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
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
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
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
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資貯納管
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
泣乃如初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票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奪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澠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獻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澠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旣出則小澠橋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穎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贅聚弘怒不救重胤違節度取穎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

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鄆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人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褰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飭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褌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

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裝度築赫連城於施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奔回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玼力戰破之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凶凶騰譟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遽即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還軍資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王卽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湊復所治李齊亂汴州詔揔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齊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眞拜司徒河東節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貞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鳥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
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
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
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
淮蔡詔重胤以兵蹙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
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
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
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
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宜討王廷湊也出
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迤賊寢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
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
初眞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充海以重胤
耆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

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濟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荅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珣者世儒家珣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珣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將重胤禽從史珣將救之既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浣所器妻以女署牙門

將浼卒它壻田偁脅浼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
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
察御史有詔護浼喪還京師帝召見歎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
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
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槩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
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澣以壁沛引兵五千
夜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
圍鄆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
光顏定淄青及光顏鎮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爲都將救鹽州敗
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齊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
討齊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充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
獷驚沛明示法制蒐閱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
大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
馬使大和中入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

千人未嘗戰欲冒常賜逢不與或爲請之荅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楊元卿史失其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撓少陽事而輸款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去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坊爲一壠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翺議僑置蔡州以元卿爲

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缺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大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儉巧所至聚斂誥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關下節度使董晉

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王翊署華襄城戍將
華浚隍堦堞日與賊搏數禽馘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
常侍召至京師賜予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
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
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
時賊略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
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
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
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成
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旣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
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
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徧請治充許之自
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令曰鄆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
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

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弼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弼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豎必待以誠信人以爲難

高瑀冀州脩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丐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官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資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憤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飢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

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使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

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淖沱河叛沔悉禽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
屯榆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
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
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
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
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
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爲壁
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
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
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
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
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之矣國家以公主故不
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

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之者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蜀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

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勢怏怏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

唐書一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都侍郎兼集賢殿學士宋祁奉
敕撰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歇廢頔行縣命脩復隄閘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庫薄葬者不掩櫃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沈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諸良械然有專漢南意所悟者類治以軍法帝

晚務姑息頤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歛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
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爲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棗陽頤
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
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頤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
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
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襄有髮器天下以
爲法至頤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頤
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
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
者與頤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頤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紿
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頤吏沈壁及
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
問之頤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吏不內屏營負牆立更遣人

上章有司拒不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爲恩王傅子敏竄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頤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頤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相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謚曰厲頤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頤謚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謚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頤文吏倔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霄領而歿猶以爲幸不宜更謚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勲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臣諫懷州溫人少驍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
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
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
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
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脫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
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
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
三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昇其子
晏平晏宰爲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隊攻金鄉拔魚臺俘
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四年召還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
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
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羣爲武寧節度使羣畏智興難制
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寮屬
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

輩然後謁羣謝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
埔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
能討即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由是摯索財賂交權
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四口以佐軍須李齊攻宋州智興悉銳師出
宋西鄙破之漳口齊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興請
悉師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
營招撫使既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
功入朝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冊拜太傅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
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
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
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
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卒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

御史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
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
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
鼠聞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
忠武爲援旣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推鋒兼統
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
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
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
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
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
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興自
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平擢滑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
爲後父廩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

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脩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爲助力所至大殺戮哀薏財貲極奢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六十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鷲爲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鞠獄有媼辨對不凡乃羔母因

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
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得
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
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
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
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
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子
中立字無爲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眞
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昏姻不計官品而上
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
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
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眞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
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
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

少優戲道中具騶唱珂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箠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主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荅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殮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旣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百一出吏不得爲蕪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偃車三千乘歲輓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

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
劍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
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
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
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
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旣又建奏跡闊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
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
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夾隄高卽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
游後哀率煩重用度無藝又翼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
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噓洑連方春南民爲競度戲亞欲輕
駛乃髮舩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
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旣泛九曲池曳繡爲颿詫曰
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

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稟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窘更舉軍帑錢與甸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困窘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宦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驩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有名得不敗云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唐書一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勅撰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奏奉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
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
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
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
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謁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
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
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橈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
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
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
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
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
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
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
中單又傷首度冒殫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
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
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
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
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
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犴不解內
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計賊益急始德宗時尚
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
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
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
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

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鏐死家奴告鏐子
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
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
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計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
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
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
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利則古何憚用兵
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
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
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
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
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
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
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問之嫌於是表馬摠爲宣慰副

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
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
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
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鄆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
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
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揔先入蔡明
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
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
餘一蠲除行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
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
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定以馬揔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
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鄆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
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勲進金紫光祿
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程昇皇甫

鐔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鐔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筆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

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
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
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
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
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
爲異縛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
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
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
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
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制軍事數
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
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
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
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

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陞見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繁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輿且久外爲姦愼振抑慮帝未能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殺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荅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庭湊書開說諄咨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

姑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誣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曰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嗟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
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
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
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儒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以丁寧
尉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
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
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
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
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
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
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
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
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寇使
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

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
又丐假度支帑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
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恙而悖是
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
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
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
下若未能然則荅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
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第克融
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
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
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
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
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
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

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
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
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
可乃受實封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
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
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迹
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
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
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
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
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
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閹豎擅
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

召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
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
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
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
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乃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
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
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
柱石兼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
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
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謚文忠贈禮優縉命京兆尹鄭復護喪度臨
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
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初中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
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

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今廟食五子識諡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晤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諡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勲望故待諡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

諗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反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沉浮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二李元牛楊列傳第九十九

唐書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

敕撰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
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爲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
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
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
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
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劍南東川節
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召入
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愼佞逢吉以爲其隙易
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帝命尚
書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鞠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
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挺以詆傷

度於是李絳韋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逐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齊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文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齊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普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爲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

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
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
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
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
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成昭榜死
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
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興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
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寢疎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
史田伾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伾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
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爲
有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譎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
續爲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爲東都
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

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元植字微之河南河內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積幼孤母鄭
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
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
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積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言曰伏見
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
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
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爲太子
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傳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閔淫豔耳
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旣
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
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
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
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

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傳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剪棄王室中胥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傳不疾廢耗曠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

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泊諸王
鹵冑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
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
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
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
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
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諫利曰彼之直
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
上上下下之志霑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
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
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
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
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輒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

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聵之君非無
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
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
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
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
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
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
喜順從怒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
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
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
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
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
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
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

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
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弼之智曰有
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
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
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
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
入游畋于時論修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閔旬追還詔書積
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
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
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
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
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漈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
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
生尹大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

州没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積舉
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積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
良夜至積不讓中人怒擊積敗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憲臣
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
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積尤長於詩與居易
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積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
方親幸以積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積今安在曰爲南宮
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
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積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
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
天下事中人爭與積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
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積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
清朝廷乃可帝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積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

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三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替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

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颺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謫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累考工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赦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

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圯歲增築賦衰茅於民吏倚爲擾僧孺陶覽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汚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弃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縣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劒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羗二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縣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

彊令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人王守澄引纖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墮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木美石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旣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泣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賜彝搏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
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
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
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爲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
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謚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蔚字大章
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大初中屢條切政宣
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
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脩撰咸通中進
至戶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
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黃巢入京
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
子微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扼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膺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益之

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徵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柰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徵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曰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旣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爲刑部侍郎龔奇章男崔胤忌徵之正換左散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耒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負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劔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熬雅叩

邛崃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竇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時翻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卅以爲寵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平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寶曆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大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

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與宗閔共當國
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爲黨人
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
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幹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
然之即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幹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
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
卿日見賓客於第卅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
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
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
解帝怒叱曰爾嘗以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即出爲明州刺史
貶虔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彥內人宋若
憲官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項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
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劔南受德裕賕復與宗閔交

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議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霽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刺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托官人諷帝，帝因紫宸對覃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徒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爲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閔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

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貶不許覃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旣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復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旣寢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琨瓚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瓚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綯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善禦軍爲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閨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生

嗣復混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
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
表署劔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
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它官有詔同司
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勾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
嫌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
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暮得士六十八人多顯
宦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大
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
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濟屏居
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濟貪夫廉矣
比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濟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
心爾鄭覃不平曰彼苞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

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弼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劔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朋黨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它日帝問符識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珏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趙璟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闕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它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史問延英政事孰當

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邪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即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邪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

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鄆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嘗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詔書曰姑何不數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

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授字得符
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為秘書監後以
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徙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子嘏字公
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宴上疏極諫歷戶部貲外郎崔胤
招朱全忠入京師嘏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損字子默踪蔭補
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
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
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
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
為給事中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
逐觀察使崔堯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
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
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稹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屏昏不底
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三李元牛楊列傳第九十九

竇劉張楊能柏列傳第二

唐書二百七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隱毗陵母卒禬園一指置棺中廬墓終喪從盧昶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千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侍御史爲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巨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官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柰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遂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陳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卽度使子頓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收很反怨吉甫吉甫卽度淮南君羊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羣卽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

水壤城郭調谿洞羣蠻築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臣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庠輩比自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憂江撫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贈越州都督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僑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庠字冑卿終婺州刺史輩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奏輩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絳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多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頌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喻

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无敢捕捫楚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為怪行乘險抵巇若无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麻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為逢吉搏呌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閤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又新出流汪搏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之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為牙僧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能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為行軍司馬坐田任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為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皋號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經調臨溪主簿棄官

還夏與陽城為憂連文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來陝虢
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為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系免
順宗初召為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為校書郎抵淮
南安婚敝帑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衆所賈助之擢累監察御
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
冒誅獻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
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羅氛厲之役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
用寢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
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
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皆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為建忠言不聞臣實羞
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
宰相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墮越隨旨上下无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
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
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
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
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

帝倡優在側馳騁无度丙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進吏部會曹史李實等鬻南僞告調官去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實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實受百萬亡命私奴又三千方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鉞韋景休雜推實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諂麗權幸倚為姦利咸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實无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為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別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局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驕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壇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又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部郎中史館脩撰轉

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鹽共奏漢公自猥无廉既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几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裔綽等曰省中議无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旣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汝李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李待之善引爲中書舍又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旌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謔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

白為濠州刺史宿上疏言留不遣帝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
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巨乃可帝不悅後逢吉
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議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
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有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
授它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曰肆讒甚與皇甫湜相附
離多中傷正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旣而悔復
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能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卿間劉栖楚為京兆尹樹權執
望日出入門下為刺取事機陰佐計畫勗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
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密職圖藝
幸譙弗衆議貶漳州司馬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為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永宗
以常山叛朝廷戢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
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旣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
以二子入質耆擢老見左拾遺由是聲震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從義成軍遣
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資緡錢百萬資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耆諭

天子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又元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官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貨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其投之豺虎有比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卒而至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牧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列傳第二百

韓愈列傳第一百一

唐書一百七十六

端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讀奏常書博士充集賢館撰史奉

敕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旣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負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負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

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杞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噍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

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

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
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
欲進其狶苓也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
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
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
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
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
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
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
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
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
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
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
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

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嘔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

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居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今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

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吝更
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
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
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
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
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
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

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謗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
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
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
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
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
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怒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屈
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
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
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
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
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
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
所不通維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輟廢實爲時輩所

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今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擅其地不朝不貢六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

所論是天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已
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
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
天下迺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
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
沉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
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
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
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
此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產豕鹿麋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
魚低首下心似此視睨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承天子命來爲吏固其
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蝦蟹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酒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

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徃徃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

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葢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奧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秘書

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鑒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最後著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旣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

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
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
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
子而至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
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
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
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
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
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
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
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
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
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

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
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
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
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
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
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
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
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
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人有賈島劉义皆韓門弟子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
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

詰之父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劉義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履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撲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

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媿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
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
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咲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
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
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
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列傳第一百一